

山東英雄民兵

(快板)

周 軍



西北人民出版社

江水滔滔流不斷，
民兵英雄萬萬千，
勇敢堅定智勇雙全保家衛國的中華好兒男，
要數那民兵隊長江東山。
道能這幾句閒言，
聽我從頭到尾細講一番。

自從那蘆溝橋畔起火焰，
日本鬼出兵打進關內邊，
那一幫軍閥財閥侵略的野心大，
要把咱大中華一口併吞完。

共產黨領導着全國人民奮起抗戰，
英勇保衛着祖國的錦繡河山。
八路軍渡河東征去抗戰，
一出馬在平型關就消滅了板垣師團。
這一仗打垮了鬼子的瘋狂氣焰，

扭轉了戰局——全國人民喜心間。

可恨那國民黨反動派的文官武將，
他節節敗退——逃向大後方；
白吃糧食不抵抗，
聽見砲響心發慌，
見了鬼子雙手繳槍乖的像綿羊，
遇到百姓他歪的吱吱的好似活閻王。
那一夥大官們吃的是又肥又胖，
走起路來像鴨子，一搖三擺四晃蕩，
帶着那金銀財寶丫孃老婆少爺小姐哈巴洋狗只管退，
一窩蜂似的直鑽大後方。
鬼子兵得了勢猛打猛擡，
奪平津佔太原又攻河南。

這時候惱怒了一位英雄好漢，
他的名就叫江東山，
家住在河北定縣的杜家灣，
半輩子捉鋤把勤務莊田。
他本是窮佃戶家中貧寒，
給地主作牛馬缺吃少穿。
他是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
見鬼子侵略我國氣炸心肝。
千萬人民受苦難，
國破家亡心痛酸。

這一口當亡國奴的窩囊氣，
至死不能朝下嚥。
心裏的仇恨生了根，
胸口的烈火往上翻。
他一怒舉起鐵頭帶領大家幹，
二十個年青小伙把民兵參。

民兵們堅持敵後鬥爭英勇抗戰，
配合軍隊打鬼子保衛家園；
不怕那敵人強大環境兇險，
誓要把勝利的紅旗插到鴨綠江邊。

這一支游擊隊身經百戰，
在戰鬥裏成長，鍛鍊成鋼鐵一般。
江東山經過黨的培養，受過了殘酷鬥爭的考驗。
他忠實於革命事業鬥志堅，
機智沉着又勇敢，
有勇有謀本領全。
因此上，早在一九四二年，
江東山被吸收為光榮的共產黨員。

民兵們打的鬼子心胆寒，
打敵人、搞生產、保衛家園。
「反三光」、「反掃蕩」、「反蠶食」、「反搶糧」、
「地雷陣」、「地道戰」、「化零為整」、「化整為

零」、東殺西戰、堅持敵後戰爭打的鬼子喪了胆，
你要問這詳細的情況啊，三天三夜都講不完！
我這裏只講勞武結合、保衛麥收、智擒偽軍、雷炸鬼
子的故事一段，
請大家仔細聽且莫聲喧。

那是四四年，
正是炎熱天。
五月裏麥穗兒金光閃閃，
風刮起麥田滾滾波浪翻。
江東山領導着生產互助小組把工變，
你看那男女老少拿着鐮刀一溜一串下了田。
快收快打快快碾，
晒乾簸淨快堅壁——可利馬扎收拾完。
支援咱八路軍吃飽穿暖，
打走那日本鬼好過太平年。

鐵石寨軍民武裝保衛麥收大動員，
民兵們壓在山上來放哨；地雷埋了個一夥攤。
游擊隊、兒童團、年青小伙不往上算，
還有那大姑娘、小媳婦、老婆帶老漢。
麥地裏民兵、百姓齊擁滿，
大夥兒辛勤勞動幹的歡。
白天割到日落西山天色暗，
夜晚割到月亮入雲雞叫喚。

小伙子掄着鐮刀如閃電，
走鐮式子割的飛快還割的詔。
婆娘們嘴裏喊着一二三，
看誰割的槎低割的歡。
碎娃娃提着籠籠滿地蹣着拾麥稈，
嘴裏還唱着八路軍的歌兒：「向前！向前！齊向前！」。

孫老伯噙着煙嘴不住口的讚：
「嘿！好一個風調雨順的豐收年！
這全靠咱毛主席領導的好，
一畝地足足的打它石二三。」
張二孀担着扁担唵閃閃，
給咱變工隊把開水担。
杜大娘拄着拐拐來送飯，
六十三的老人賽青年。
她說：「紅豆米湯熬的爛，
麥麵饅饅蒸的軟，
炸的這青辣子味道美呀！
醋溜洋芋炒的鮮。
小伙子吃飽賣力幹啊！
把那些害禍鬼子拾掇完。」

李老四掄着鞭子把車趕，
熱的他滿頭滾大汗，
得啾！窩！窩！窩！連聲喊；
老黃牛四個蹄蹄換的歡。

民兵們叉起麥捆把車齊裝滿，
割的割，運的運，熱火朝天。
這才是衆人拾柴是烈火焰，
羣衆的力量能移山。

且不講鐵石寨割麥的幹部、民兵、羣衆與高彩烈爭先
恐後加油幹，
這一頭鬼子兵搶糧的部隊其勢汹汹早已竄到雲秋山。

只聽見「咆」的一聲信號彈，



雲秋山頂冒黑煙，

江東山知道發生了情況；他把鐮刀一指——衆民兵端起大槍——好似猛虎——嘩的一聲就衝上山。

這時候江東山跳到麥車上四面一望，

他臉不紅心不慌，笑嘻嘻的開了腔：

「狗日的東洋鬼心裏起竅來搶糧，

咱民兵要給他娃頭上開天窗。

老年人和碎娃不要驚慌，

下地道轉移到桃樹莊。

小伙子還得要一鼓勁的幹，

咋血汗換來的糧食不能讓鬼子入了他的倉。

我早已佈下那天羅地網，

管叫他笑着前來哭着見閻王。」

衆老鄉聽罷言齊聲喊「幹」！

好似那春雷響驚地動天；

一個個手舞鐮刀快如飛箭，

那麥堆一陣陣就壘成高山。

江東山把大夥安頓諒，

袖子一搥就衝上了山；

到山頂他搭手往下一看，

嘿！鬼子兵正行走在半山中間。

那一夥強盜提着布袋來搶糧，

大搖大擺氣昂昂，

端着的步槍好似哭喪棒，
滿臉的灰氣一心進殺場。
打的那膏藥旗如同引路幡，
扯鐸的孝子就是漢奸翻譯官。
這一窩鬼子慷慨氣滿面，
搶着到陰司去報到，爭着要進鬼門關。

江東山把鬼子陣勢一看發了言：
「同志們！看準拿穩要言傳，
把火力集中起沉着應戰，
打他狗日個帖轎噹兩腿朝天。」

鬼子兵四路縱隊楞往山上爬，
他以爲橫衝直闖沒人敢惹他。
民兵們見鬼子兵齊紅了眼，
氣的那小伙子咯登登咬鋼牙。
眼看着鬼子脚到高山窪，
不遠不近，大摸約有五十米達。
說時遲那時快，
江東山手一揚大喊一聲打：
輕機槍一陣連發噠……
鬼子兵指揮官哎喲一聲——他就栽下馬。
手溜彈，鐵疙瘩，
它毫不客氣，踹在鬼子堆裏開了花，
炮炮炮不斷頭的只管炸。

哈哈！鬼子兵請你吃飽我這鐵皮黑子的沙瓢瓜。

拉弦地雷本領大，

放開粗嗓門說了話：

「我請你鬼子坐飛機，

唔的一聲回老家。」

這一陣激烈砲火噉的猛，

打的鬼子摸不着底細直喊：「大大的利害呀！」

在山上日迷轉向亂球竄，

喊他爺爺叫他的媽。

山田清藏在大樹後邊渾身打戰心害怕，

他沒脫褲子直挺挺的站着就把稀屎拉。

川島的胳膊被炸斷，

一隻手抱着腦袋瓜，死命的硬往地裏鑽。

淺元三郎他還以為自己逛的靈，

躺在地上裝死——可是他嘴裏還亂七八糟胡哼哼。

翻譯官還算撐的硬，

腦袋開花睡在地上不吭聲。

指揮官張着血嘴說不出話，

原來是跌下馬來碰掉了兩顆大門牙。

江東山見鬼子隊伍被打垮，

他裝着八路軍的營長高聲說了話：

「八連向北，六連向東，快衝鋒！
今日裏把鬼子一齊活捉淨」。

鬼子兵聽此言掉魂落魄胆寒又心驚，
一個個喪失鬥志不聽指揮亂了營，
趕忙把十一號吉普來發動，
抱頭鼠竄逃了生。

鬼子兵中計都逃命，

喜壞了民兵衆英雄。

這個說：「鬼子兵真是飯桶草包不中用。」

那個說：「大皇軍爬在地上渾身打顫真威風。」

這一仗勇敢機智打的詔，

得了那武器彈藥一大攤，

打死鬼子十六個，

稍帶着一個翻譯官。

大夥兒扛着勝利品歡天喜地往回轉，

一路上梆梆子亂彈唱的歡。

這一夜烏雲四起天黑暗；

江東山轉在場裏心盤算：

東砲樓西砲樓兩個據點，

盤踞在這一帶作惡多端；

鬼子兵這幾天要來進犯，

大掃蕩奪糧食燒殺搶姦；

不拔去眼中釘，糧食不保險，
不打擊這夥賊，他越吃越嘴饞，
不消滅野心狼百姓受苦難，
咱民兵要把這千斤重的擔子担。
他心裏把計劃想週全，
叫來了衆民兵大家商談。
今夜晚出擊，收拾那砲樓據點，
捎帶着把偽軍一齊活捉完。
我這裏定好了妙計一條，
附耳來：如此如此又這般。
民兵們聽罷話笑容滿面，
衆英雄高興的摩掌又擦拳。

李士虎把刺刀磨的雪亮，
要給那皇協軍往膛上「光」(音)。
趙老二把機槍往肩上一扛，
叫鬼子嚐一嚐我這洋麻糖。
張大海一個箭步縱在輾盤上，
把子彈嘩啦啦啦啦推上膛。
我這支三八帶蓋今年二月才解放，
今晚上要給鬼子娃娃開一開光。
有幾個小伙子去搬地雷，
要炸鬼子個大雜燴來一鍋湯。
衆英雄吵吵嚷嚷氣兒壯，
再表那民兵隊長改了裝。

江東山頭帶鋼盔身穿黃呢子大氅，
鍋墨黑抹的仁丹鬍子一擺一擺開了腔：
「民兵的大大的利害利害的，
大皇軍通通的撕拉撕拉光！」（即砍頭殺光的意思）
長皮靴踏在地上咯登登響，
真和那鬼子軍官一球樣。
王全喜腳蹬布鞋，披着白袍黑馬褂，
歪戴着青呢禮帽，黑陀墨鏡掛鼻樑。
他跟在「鬼子」後面搖搖晃晃，
獻殷勤拍馬屁胡球的輕狂。
衆民兵看見他倆的神氣拍手鼓掌，
大家都說隊長的肚內有名堂，
裝的神來裝的像，
保險出馬打勝仗。

這時節月亮冲出雲彩半明半暗，
天上的寒星只管撲閃撲閃把眼眨。
民兵們繞着小路向前進，
左轉彎右摸角過河上坡走的歡；
掄開了兩條鐵腿往前趕，
一瞬時來到了高家莊前。

東砲樓放哨的偽軍名叫郝家漢，
是一個被抓丁的莊稼人兒實可憐。

他抱着槍丟着盹睡的正香甜，
在夢裏給他大舅連說帶哭訴曲冤：
「我一天挨打受氣過不慣，
老百姓還罵咱八代祖先。」
猛然間他打了個冷戰睜開眼，
見一堆黑影子楞往前趕，
可利馬扎站立起高聲喊：
「口令！那一部分？」吱哇吱哇叫了個歡。
那夥人大搖大擺好像沒聽見，
鴉雀無聲不言傳。
郝家漢一瞧心裏着急脚亂擲（晉），
一伸手失急慌忙拉槍栓。
王全喜聽見槍響大喝一聲：「王八蛋！
你賊膽大敢在老虎嘴裏把牙搬。
你把老鼠眼睛裝到褲襠裏去。
皇軍大人在這——你還敢拉槍胡拾翻。」
郝家漢頭冒熱氣手心握把汗，
楞在那裏端端正正好似廟門前的一根鐵旗杆。
眼睛瞪的雞蛋圓，
朝前一看心胆寒；
見一個大肚子皇軍軍官當頭站，
旁邊立着個骨瘦如柴的翻譯官，
白馬脫了韁正吃路邊草，
後邊跟着的人馬黑鴉鴉，約摸是保護軍官的警衛員。
那鬼子站了一陣不耐煩，

吱里吱啦指手劃腳直叫喚。

翻譯官邊問邊講邊翻譯，

指着砲樓開了言：

「佐木大人親自來點驗，

剛才從定縣城內到此間。

命令你二排長孫大雁，

集合人帶武器不准遲延。」

郝家漢沒命的往裏跑，

闖進了砲樓把令傳。

提起那偽軍排長孫大雁，

論年紀大摸約有四十三，

絡腮大鬍子血紅眼，

酒糟鼻子滿臉盡雀斑。

他是個死心塌地的漢奸大壞蛋，

賣祖國害百姓黑了心肝。

屋子裏煤油燈明光閃閃，

他正審問着河村的治安員。

你看他坐在中間、摸着鬍子、歪着頭兒、滿臉殺氣

威風凜凜裝洋蒜，

邊叫罵邊吃飯酒地花天，

八班長陪他喝酒把拳豁、

三元四喜五魁七巧八大仙……

半斤酒下肚燒的他滿地團團轉，

拍桌子擰板凳踏地罵天。

兇狠狠手指着治安員的眼，

髒脾氣發了個不停點。

他說：「你繳不來新麥，我和你還沒把帳算；

爲啥弄不來花姑娘陪老爺玩？

到明天把你小子要當八路軍的探子辦。

抽筋剝皮大卸八塊把你辦」。

他越說越氣——舉起了桌上的紹興壺，

咆的一聲就摔了個稀泡爛。

他逞着酒性正發瘋，

猛然闖進郝家漢：

「報告！城裏的什麼佐木來點驗，

人馬跟了個一大攢；

叫排長把隊伍趕快集合，

帶在那砲樓下不准遲延。」

孫大雁聽此言心裏暗盤算，

佐木爲何半夜三更到此間，

江東山的游擊隊神出鬼沒，

可不能中了他的巧機關。

孫大雁問：「佐木是啥樣？說說讓我看？」

郝家漢答：「礮礮子矮個，肚皮像礮盤。」

孫大雁問：「就他一個人？還帶什麼官？」

郝家漢答：「有個翻譯官，瘦的像麻桿，

穿着白大褂，說話嗓子尖。」

孫大雁有些驚慌心暗想：

翻譯官大摸是老頭許世謙。

他失急慌忙就搖電話機，

「喂！喂！……」那電話機變成啞吧不言傳。

郝家漢接着又喊：「佐木騎的大白馬，正在草地閒溜達。」

孫大雁一拍大腿連喊哎呀呀！

「佐木隊長最愛騎白馬。

趕……緊……集……合……下砲樓，

遲啦可就卮下啦！

土地城隍四海龍王齊保佑，

千萬不敢出……陰……岔。」

孫大雁心驚肉跳打尿戰，

八班長嚇的昏頭呆腦全身快軟癱。

集合的哨子直叫喚。

緊急集合集合的猛，

衆僞軍正在做大夢，

那哨聲嗚嗚……好像報喪鐘，

一骨碌爬起往出衝，

好像一窩亂螞蜂，

亂七八糟往前擁。

孫大雁顧不得隊伍整不整，

向左轉跑步往下衝。

隊伍到砲樓下站端立正，

一個個垂着頭不敢哨聲。